

过去的四天里，一部三十八年前拍摄的动画长片《天书奇谭》，再度引发观影热潮。坐在电影院里的人中，既有小孩，也有大人，这些大人不仅是陪孩子观看一部动画电影，也是重温自己的童年，或者用更具有怀旧色彩的说法，是为自己的童年补一张票钱。

珍奇的天书被锁在天庭石门之内，分明“天道无私，流传后世”，却被高束度藏，不欲人知。于是看守天书的袁公趁玉帝赴瑶池仙会之际，偷取天书，刻于人间石壁，他本想为世人造福，却在人间惹下一场旷世风波，下至三教九流，上至高官皇帝，无一不成为这场天书风波中的角色——如果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动画《天书奇谭》的主要内容，或许会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如果袁公没有盗取天书下凡，是否就不会惹起这样一番风波？如果没有天书，动画中的三大反派，那三只狐狸精就仅仅是三只普通狐狸，不会化为人形，学会法术，危害人间。与之相应，如果没有天书，对抗邪恶的正派人物蛋生，也无从使用天书中法术，为民造福，并最终降服妖魔，他甚至不会诞生于世——这个《天书奇谭》的故事也就无从开始了。



国产动画《天书奇谭》剧照。

冬至，昼短夜长，犹如两者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交战后，终于在这个隆冬寒日分出胜负。光明的衰微与黑暗的恣肆，都在这一天达到极点，而后此消彼长。尽管这是天时的自然轮转，但在一个笃信天象人事攸关相系的时代，冬至所蕴含的阴伏阳升的天意必须郑重其事地加以对待。

1047年的冬至本应一如往常。在这天清晨，当朝的仁宗皇帝亲往圜丘祭祀天地鬼神，各地官员也循例在各州举行祭祀。距离京师开封三百公里外的贝州自然不能例外。这里靠近契丹边境，隆冬时节，从北方草原袭来的寒风格外刺骨，但在仪仗兵马的扈从下，地方官员还是强打精神，亦步亦趋地跟随在贝州最高地方长官知州张得一身后，循次前往冬至祭祀之所，天庆观。在那里，他们要祭祀一位帝国最重要的神灵：“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这位神灵之所以倍受尊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代表上天向赵宋皇帝授予“天书”。

天书乃是赵玄朗的成神凭借。35年前，正是当朝仁宗皇帝之父真宗在位期间。1012年11月10日，同样是一个冬天，皇帝突然欣喜地召见亲近辅臣，自称在梦中见到一位神人，向他传达玉皇之命：“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皇帝绘声绘色地向臣下描述了自己所见所闻：那天深夜五鼓时分，皇帝在延恩殿设立的道场中等待这位赵氏先祖的圣驾降临。异香扑面而来，炽盛的黄光遮蔽了灯烛的光芒。只见手持仪仗的仙人护卫着一位天尊降临面前。但听得这位天尊说道：“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他告诉拜伏地上的赵氏后代皇帝，自己曾经降世为轩辕皇帝，五代后唐，再度降临人世，为赵氏之祖，总治下方，已有百年。所谓天书，正是这位赵氏始祖奉玉皇之命赐予后代敬奉天命的凭信。



《天书奇谭》中玉帝与众位神仙赴瑶池盛会。

贝州的天庆观应该就是在此时兴建的。1047年冬至这天，率领地方官僚祭祀赵氏圣祖的张得一，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仕途也与35年前的天书闹剧相连。他的父亲张耆，是真宗皇帝的宠臣，他深受宠幸的原因，并非因为才干过人，而是在真宗储位争夺战中站队正确，因此平步青云。在皇帝自导自演的天书闹剧中，他也是主要演员之一。张得一作为他的儿子，也在他的庇荫下谋得高位，履职贝州知州。尽管张得一在祭祀赵氏圣祖时可能浑然不觉个中因果，但他的发迹之途确实来自他匍匐敬拜的这位伪造神灵授予的伪造天书。

天书对赵宋君臣是天赐祥瑞，对平民百姓却是无妄之灾。为了庆祝天书降临、祥瑞出世，国库开支挥金如土，泰山封禅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费八百二十余万贯。为了供奉天书和赵氏圣祖而修建的玉清昭应宫，仅三座雕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整座玉清昭应宫共计二千六百二十座殿宇建筑，制度宏丽被认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超越了秦之阿房宫、汉之建章宫，为了修建这些迎合帝王君权天授自负的庙宇宫殿，征发军役工匠高达四万余人，日以继夜劳作不休，为了赶工进度，在最开始时即使是三伏暑热也不许停作。玉清昭应宫靡费无数，各地修建的天庆观虽然规模不比京师，但同样挥金如土。“内帑则积代之蓄藏，百物尽生民之膏血”，直到真宗病死，这场狂热的天书闹剧才勉强落下帷幕，但“内之蓄藏，稍已空尽”。

天书祥瑞犹如上天故意通过皇帝之手，压在百姓头上的沉重负担。而百姓也有属于自己的天书版本。这个版本的天书所记载的并非帝道遐昌的祥瑞，而是末世将至的凶兆。1988年11月，考古勘察队在辽宁朝阳市清理辽代延昌寺北塔时，在塔顶十二层屋檐内发现了一座修建于1043年的建筑“天宫”，在天宫的门口立有一块石板，上面镌刻了如下一段文字：

“大契丹国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1043年5月19日）午时再葬。像法更有八年入末法，故置斯记。”

末法时代，不是一个具体的日期，而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唐代高僧法琳在《破邪论》中推算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日期乃是“周穆王五十二年任申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公元前948年3月19日。之后“释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世界将于公元1052年进入末法时代。根据佛经所载，末法时代的到来将会伴随着一系列的灾难，在一部名为《佛说法灭尽经》的经书中，如此描述末法时代的悲惨景象：

“水旱不调，五谷不熟。疫气流行，死亡者众。人民勤苦，县官计克。不顺道理，皆思乐乱。恶人转多，如海中沙。善者甚少，若一若二……大水忽起，卒至无期，世人不信，故为有常。众生杂类，不问豪贱。没溺浮漂，鱼鳖食噉。”

饥荒、瘟疫、洪水、百姓辛劳耕作却依然难逃权贵官吏的横征暴敛。对生活在1047年的平民大众来说，这一切并非仅仅是佛经中末法将至的预言，而是他们正在遭遇的悲惨现实。

02

蛋生



国产动画《天书奇谭》剧照。

既预言末世将至，又预言救世主的降临，灾劫与拯救相伴同生，因此《五龙经》与《滴泪经》成为了王则和一众信徒的心目中天书。比起官方伪造的祥瑞天书，这两部天书中所记载的灾异更切合平民百姓的所见所感。

但这部平民天书中同样含有诈伪的色彩，自诩为书中救世主的王则，声称自己背后的“福”字并非人工刺青，而是天然隐起，这正是天命认可他作为末法时代救世主眼见为实的证据。

1047年，距离末法时代的到来本来还有五年的时间，但遭受水旱天灾与朝廷横暴双重折磨的百姓，宁愿用自己的力量去加速末日的提早到来。于是，在冬至这天，当张得一与属下的官员们在天庆观里焚香敬拜伪造天书的伪造神灵之时，忽然听到外面响起震耳欲聋的口号：

“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

揭竿而起的百姓与士兵高呼口号，在王则等人的率领下，冲进武库，劫走刀枪兵器。一场叛乱如开闸泄洪般迅速席卷贝州的大街小巷。

大多数官员仓猝趁乱出逃，只有极少数人选择抵抗。贝州通判董元亨是留下直面叛军的唯一官员，在天庆观得悉叛乱后，他迅速骑马返回衙署，坐在官厅中。十余名叛军擐甲露刃，破门而入，胁迫董元亨道：“大王遣我来索库钥。”董元亨拍案怒叱道：“大王谁也？妖贼乃敢弄兵乎？我有死尔！钥不可得也！”一名叛将郝用对他说：“库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钥乎？”董还是继续厉声大骂，拒绝交出州库钥匙。不耐烦的叛军放弃跟他讨价还价，径直将他杀死，然后抢走了钥匙。另一名提点刑狱的官员田京则抛弃家人，只携带官印缒城出逃。但他并未只顾自己逃命，而是奔赴南关骁捷营安抚士卒。此时，保州振武兵焚烧民居，准备接应贝州叛军。他又赶赴保州将为首叛兵捕获斩首，平定了这场潜伏的叛乱。当贝州城中的叛军派出崔象诈降，企图煽动城外军队参与叛乱时，田京当机立断将其斩首，“由是营

兵二十六指挥在外者皆惛服不叛”。

与这两位忠正智勇的属下相比，张得一的表现更符合他恃宠为贵的身份。他企图逃往骁捷营去搬救兵，却被叛乱民众焚烧营门，抓获起来，关押在州廨之西的一处房间里。当他接过叛军递给他的饭碗后，意识到对方并不打算要他吃饭的家伙，于是便主动拿出自己恭顺的本领以侍奉这些新主人。在他看来，这些叛军似乎还礼数周到，取走他的知州官印时，还对他说：“用讫却见还。”

于是，这位前一刻还拜伏在赵氏圣祖神像前的大宋宠臣，迅速转向王则面前作揖称臣，高呼“大王”。获准就坐时，他特意按照臣礼坐在东向，悉心为面前这位新君讲解僭号称王的仪式。

就在数百步之外的天庆观中，金碧灿烂的神像冷清地端坐台上，无论是城中狼奔豕突的叛兵，还是衙署里奴颜婢膝的逆臣，他都保持缄默，上天也似乎冷眼旁观，不屑为地上的乱象再多降下只言片语。

03

奇谭



国产动画《天书奇谭》剧照。

王则荒诞而严酷的统治，导致越来越多的百姓缒城逃亡，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成功地击退了多次官兵的进攻。宋廷派出的河北安抚使明镐计划筑造与城墙一边高的距闩用以攻城，但王则守军却在墙头设置战棚回击，还给这些战棚起了个谐趣的名字“喜相逢”。当明镐的距闩与战棚相碰时，守军迅速放火将其烧毁。1048年1月23日，是关键性的一战。贝州城内的四名百姓向明镐大帐射去一封书信，表示愿为内应协助官军攻城。当天晚上，他们确实从城头放下绳索，有数百名官军借此攀

上墙头，眼看就要顺利占领贝州。但人的贪欲再一次发挥作用。先登上城头的官兵为了抢功，竟然割断了绳索断绝身后官兵攀爬前路。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倒是断了同袍抢功的前路，却也断了自己撤退的后路。就在这群自以为拔得头功的官兵们得意扬扬焚毁楼榭之时，惊觉的王则守军成批赶来，这些只顾抢功的官兵们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后路已断，不仅功亏一篑，而且全军覆没。

贝州成了一口熬煮人性贪欲的巨釜，贪嗜权欲，贪取财货，贪求功劳，这釜贪欲的浓汤，终于在熬住了六十六天后彻底沸腾。堡垒最先溃败还是在内部，1048年2月17日，贝州城终于被文彦博与明镐率领的军队攻破。他们在城中内应的引导下，发掘了一条通往城中的地道。文彦博精选的两百名壮汉从地道潜入城内，里应外合，攻破了这座荒诞的欲望佛国。除了一头被绑上火药的公牛被当做对阵利器外，王则与他的信众笃信的弥勒佛和明尊使者，无一前来搭救自己的信徒。此时贝州城中的百姓苦于王则的酷政，准备迎接他们昔日反抗的赵宋官军，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刀剑和火焰。

官方史书只用了一句话描述当时的惨状：“余党保村舍，皆焚死”。但诗人梅尧臣在目睹了贝州之战的惨景后，写下了《甘陵乱》凄怆的辞句：

甘陵兵乱百物灰，火光属天声如雷，

雷声三日屋瓦摧，杀人不问婴与孩。

身处州靡之中的张得一再一次从乱中侥幸免脱，他被派来的官兵救走。皇帝本想宽恕自己的宠臣一命，但张的好运还是到了头，他在贼营中的寡廉鲜耻成了御史言官争相弹奏的对象，最终皇帝不得不下旨将其斩首。但他的妻儿与家宅私产却躲过了查抄籍没的命运——因为它毕竟是先皇在位时赐给宠臣的礼物，用以奖赏他在储位之争和天书闹剧中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至于王则，他的运气自从城破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自己的贪欲和暴政挥霍一空。当他被生擒活捉时，还穿着那身奢华的华冠锦袍，捕捉他的官兵得用身体护住他，才能保障他不会愤怒的百姓撕成碎片。他被解送京师，1048年3月14日，他在围观百姓面前被一刀刀凌迟处死。考虑到他在贝州的所作所为，这个下场并不值得惋惜——就像动画片中被云梦山压死的邪恶妖狐，这当然是罪有应得。

但他是怎样从“蛋生”变成了“妖狐”的呢？天书上自然不会有答案。就像它无法解释为何袁公秉持“天道无私，流传后世”的天书信条，将其流传人间，却反而触犯天条，给人间也带来了正邪争斗的混乱一样。当他被再度锁着铁链捆上天庭时，没有任何一个凡人会知道，他将面临着怎样的罪名和结局。

当然，这只是个奇谭。

撰文 | 李夏恩

编辑 | 青青子

校对 | 陈荻雁